

精彩书摘

高凤翰·
高凤翰印 家在齐鲁之间

负生 文/图



第27期



高凤翰,奇人也。前面多篇讨论印章的文字写起来大多有些压抑,最近三数篇又兴奋非常,要说的似有千头万绪。高凤翰此人,在艺术史上绝对是一位极其瞩目的明星,无论其他,仅印章一项,我认为就可以自成一派,可供后人学习处极多,只可惜此种才情学识,恐少人能到。此处列举他两方印章,一方是代表性的“家在齐鲁之间”,众所周知,另一方是他的自用姓名印。当然,仅此两印完全无法展现他篆刻的高度。他的印章似乎可以囊括两极——极工稳深厚与极豪迈雄浑。前岁曾临摹他的“游戏”朱印和“雨中春树”“画障诗魔石顽印癖”白文印,今日重翻印谱,按捺不住钦佩景仰,先临摹一方他的“墨磨人”,过会回来继续说。

《历代印风》收录高凤翰的印章居然有201方,数量惊人,数倍于《篆刻丛刊》,这可能因为高凤翰这般正大雄浑的艺术品格无法为日人所欣赏,反而令他的作品较多保留在了国内。黄惇先生称他是“徽宗印派由前期的徽派转向中期的八怪四凤派的旗手,为八怪四凤印派的中坚人物”,中坚是肯定的,承前启后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

高凤翰,字西园,号南阜、南村,山东胶州人,他的父亲做过类似教育局长的官,所以他幼承家学,“以诗文名乡里”,据他印章与书画史中的资料看,他曾用的字和斋号共有七八十种之多,可谓多情,远超项元汴。四五十岁时举贤良方正,先后做过几个地方的县丞和县令。后来受到官场斗争牵连入狱,出狱后弃官卖画自给,这时右手因病残疾,改用左手作书画。他有诗自述:“自从尚左分丁已,万事皆如转世事。忽见三生旧影子,拈花已省梦中身。”老天很公平,身体的残疾却促使他更深刻地挖掘自己认识自己,从而进一步迸发出桀骜狂放的生命力。我们现在从他的印迹中,可以看到“左臂”“左手”“左画”“左军司马”“左军步兵”“左军司马”“丁巳残人”“一臂思扛鼎”“左手髯高”“老作航头尚左生”“后尚左生”这些字眼多次出现,“尚左生”是元代郑元祐的号,郑亦病臂,大概高凤翰暗暗把郑元祐作为榜样,希望自己也成为那那样的文艺界领袖人物吧。命运的各种打击摧残,反而使他的生



晚饭后,依惯例,我往沟渠田边走去。穿过芦苇与竹叶夹道,向东,走向沟渠边。小黑从身后追来。小黑是西邻舅舅家的狗。名字就是随了它一身无杂色的黑毛随口而来。小时候眼睛也是黑的,乍一看,不知道它眼睛在哪,更看不出它看向何方。小黑是一只自由的狗,每天在树田、菜园撒欢,冲着其它的狗汪汪叫,滚一身泥回来,遭主人一顿斥骂,它毫不在意。躲闪几分钟,又巴巴围主人转了。每次我转田埂,出门时小黑趴场上不动,或者不见它的影子,但只要我一到沟渠三岔路口,它就会倏一下,飞快地窜过来,跑到我前面。夜色降临,是小黑癫狂时,跑、吠、撒尿标注、树田里窜进窜出,各种行

命得到了升华。

他早期的书画精工细腻,后期的书画印章高度统一,粗头乱服、泼辣恣肆,从他画中的题跋看,他对于“青藤白阳”的营养颇多吸收,安徽博物院藏有他的书画合璧卷,画中牡丹敷色沉厚、荷花根茎气势如虹,观之令人血脉偾张,精神一振。他的行草书刚健沉厚,望似杂乱无章大出意外又笔笔皆在法理之中,他的隶书近郑谷口,狂放胜之,观其书特能想见其豪迈之姿。他的印章不拘一体,古文、小篆、缪篆、鸟虫、隶、楷,异彩纷呈,且多随形,也许是他对人生社会的一种挣脱?这与他《砚史》中的很多砚石有共同之处,不尚方整,诸形皆备,自由、天真、熔天地质于一握。《砚史》中收录了他最宠爱并亲自书画题跋的砚石一百六十多方,洋洋大观。由于翻刻拓本工程浩大,又由王应绂、吴让之几位刻工相继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所见难免失真,不过我曾细读其中研铭及跋文,高情逸致,跃然纸上,如“守文外敷,冷骨中抱,寄我性情,与尔同调”“紫电青霜,风清而驶”“尔拙我同,我拙尔容,庶几乎太古之风,吾与尔乎始终”“无地不堪抛面目,逢人便可露肝肠”,想象他以一人之力收集上千方砚石,据说有时还要抱着心爱的砚石才能入睡,已是文人自娱的极致模范,他的《砚史》也成了后来文人玩砚的楷模。此处友情提醒,嗜好有好坏,砚石性极寒,虽细腻胜于婴儿肌肤,实不宜同眠哈哈,好的印石倒是质地温和,与人亲近。

“高凤翰印”这方自用印不出汉印规矩,线条浑融古拙,起伏有致、斑驳迷离,真有铸印的沉厚,又似汉碑的正大宽博而不以粗重取胜,这一点在我看来已是极为难得,应是其用心之作,“锥画沙”三字可从此处味之。传说高凤翰藏古印五千多方,他对汉印的认识恐怕常人无法匹敌。他的白文印多有此种探索,惜到此醇厚者亦不甚多。我曾留意高凤翰其他印章中所用“风”字,变化多端,有上“工”下“凹”者,离奇古奥,六书所不载,不知其所以来,可知其见识广博、取法多方。

“家在齐鲁之间”白文印有大小两方,此处选录代表性性质的大印。小者为正方形,确不如此枚长方印面壮观,主要因印面纵向笔画的排叠加强,壮其气势,以何雪渔“笑谭间气吐霓虹”白文印较之,何印浑厚处尚逊一筹。按印款“康熙壬寅”,此印乃其四十岁所作,尚在出仕之前,正值壮年,个性已经彰显无遗。此印现藏上海博物馆。

“不抱云山骨,哪成金石心”。自然奇节士,落墨见高襟。”这是高凤翰的诗句,艺术的表达终究只是表象,与作者的性情人格不可分割。



为,层出不穷。它在田间地头癫狂,我在沟渠边田埂上闲荡,一人一狗,互不干扰。刚到沟渠边,似乎有些异样感,一时茫然,又说不异样在哪里。再走几步,恍然醒神:沟渠边又喷了除草剂。一株枸杞焉头蔫了,叶子没黄,但已耷拉下来;苦苣菜菜头已枯焦;牛筋草已卷叶;斑地锦失了本色;狗尾巴草垂下了头……本该欣欣向荣的碧绿青翠,被枯黄焦褐替代。沟渠边草们的春天真短,每当它们露出点头、有点绿意、有点生机,就会引来除草剂这“甘露”的浇灌。想起朝南那条田埂,前段时间,我抖音视频里美美的野花野草,都出自那条田埂,赶紧往那边去。藜草没有了,蒹葭没有了,马唐草没有了,野老鹳草没有了,一年蓬、



1900年,站在世纪之交的常州人张鹤龄在其倡导变法改革的著作《变法经纬公论》开宗明义地称:“世之变与吾所见之变,皆有因焉,有果焉。”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相对于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也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历程,但是这百余年来却发生了“三千余年之大变局”,在这一百余年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守旧和创新,吸收和扬弃,困惑和奋发,徘徊和飞跃这些充满着悲壮、激荡、沉闷和兴奋的历程。在这一百余年中,有人沉沦、失望、叹息,但是更多的人积极进取,创新求变,为中国的崛起而砥砺前行。近代常州优秀出版人就是后者杰出的代表,他们在出版界、文化界、思想界也开创了一系列的辉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更用他们的满腔热忱,甚至是热血,为中国的命运上下求索,努力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一、常州出版人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地位

清代常州学者、作者、画家、医家



古藤写生 陈超群

他们创造了无数的第一

——常州出版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意义

叶舟

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创造了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大发异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以后,常州学术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出版文化领域取得瞩目成就,人才辈出,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程中,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时段,每一项成就背后都有常州出版人的身影,创造了无数的第一。早在1874年,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华人报纸《汇报》便由常州人管乐任主笔。晚清时期在上海的几个著名的西学传播媒体如《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都有常州人投稿讨论,一些重要的西学传播机构如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等也有常州人的身影。晚清上海最重要的三大报,《申报》《新闻报》,常州人都曾担任过主笔,《时报》则由常州人创办。常州人创办了晚清第一家小报《游戏报》,创办了中国人主办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译书公会报》,创办了中国人最早的翻译杂志《译书公会报》,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小说出版机构《绣像小说》,创办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书画出版社——有正书局,主持了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东方杂志》,主持了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等都有常州出版人的身影。

进入民国以后,常州出版人依然继续为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生活》周刊、《新民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立报》《万象》、生活书店、读书书店、新时代出版社、亚光图社、大中国书局这些闻名遐迩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都有常州人

在其中主持。在中国出版业走向近代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也有常州人的一份贡献。一般而言,一个出版业近代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标志是专业的人才队伍、健全的管理机构、先进的印刷技术,而这三个方面,常州人都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出版业的发展依赖于大量的人才,随着西方出版、印刷、稿费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再加上近代上海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文化环境,就出现了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以及书局老板和报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常州文人也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些在上海活动的常州出版人融入上海,成为海派文化的一分子,也成为新兴都市文化的创造者,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文化变迁。在这些常州出版人中,有像章宸荫这样的书店老板,有像徐伯昕这样的经营高手,有像李伯元这样的小报创办人,有像蒋维乔、庄俞、方毅、沈颐、恽铁樵、陆尔奎这样的优秀编辑,有像恽逸群、孟秋江这样的优秀记者,可以说常州为中国近代出版业贡献了无数优秀的人才。

近代出版业的一个标志就是企业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完善和创新是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李伯元开始,章宸荫、徐伯昕、吴镜渊等出版业的管理者就不断通过创新广告营销手段、拓宽销售渠道、完善管理制度、拓宽筹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等方式,勇于创新,竭诚服务,为近代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案例,也使中国近代出版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出版印刷技术最早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随着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

展,大量的书局、报馆、杂志社日益兴起,中国的出版印刷技术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上海是当时中国先进印刷技术的枢纽,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企业,有正书局则是最著名的珂罗版印刷机构。而常州出版人如狄平子、唐陀、沈逢吉、赵俊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进了近代中国印刷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近代常州出版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近代出版业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它既得益于近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又溶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成为得风气之先在的所在。出版业成为思想精英们的思想表达场和文化表达场,出版物是近代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而常州出版人则是近代思想启蒙的文化先锋。

在出版业,传播思想首开风气的是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从19世纪60—70年代重新兴起的西学翻译高潮,一段时间主要是着眼于器物文明,特注重翻译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科学书籍,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的大量翻译西书,多侧重与“制造”有关,为“制造”服务,“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译出”,常州人赵宏等在江南制造局的工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知识系统,也为洋务思潮的展开扩大了思想背景。到了20世纪初年,西学翻译出版,转为注重翻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由此掀起了中国思想的深化,即从器物文明到制度文明的演进。翻译出版机构的大量出现,是近代出版事业发展初期的一个特点。常州人主持的译书公会是最早由中国人主办的翻译机构,此后常州人参与主持的经世文社、人演社等成为近代西学东渐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中国革命时期,瞿秋白、姜椿芳等党的知识分子战士利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条件,大量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的传播,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胡适把商务印书馆看成“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甚至于“当然比北大重要多了”。叶圣陶也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的,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在近代思想文化界,思想文化和出版形成了一种联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等既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版业实体,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本营。而常州出版人在其中主持编纂的教科书、辞典、期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助读者求取知识,开发明智。

“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成为知识分子以及有眼光的政治家和官员的一种共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心声。他们提倡的翻译出版,是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一种反抗,是“出版救国”的第一声。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公会就是常州人以出版为变法救国武器的代表。此后常州出版人总是处在时代的前沿。常州人主办的《苏报》刊发有关《革命军》的文章,书为清政府禁售,引发著名的“《苏报》案”。预备立宪时期,孟森、孟昭常通过《东方杂志》《法政学交通社杂志》《法政杂志》宣传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徐血儿以笔为武器,宣传民主。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瞿秋白等人创办的《新社会》为北洋政府严密查禁。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反映了常州出版人希望通过出版来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实践行动。

常州出版人更是积极投身到中国革命中,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甚至生命。中国出版行业最早的党组织就由董亦瀚、恽雨棠在商务印书馆中成立,并发动了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罢工。在我党的出版事业中,常州出版人同样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日报——《热血日报》,中共中央第一份正式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日报——《红色中华》,建党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杰出的党的报刊《中国青年》,以及历来的党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新华日报》等都由常州出版人所主持,他们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恽逸群、徐伯昕、姜椿芳等更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和重要领导。(之一)

(本文选自《播种者——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常州人》,题目为编者所加)

寻找

吴亚英

泥胡菜都没有了……这些野花野草,随着时间生长消退。跟随时令,拍下它们,记录下它们在田间地头的情形,记录哪个时间会出现哪些野花野草,以后回忆时翻看,就有四季、有乡野在眼前。这些野花野草,让我的乡村生活变得妖娆妩媚,内心的雀跃,很多人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我不探究它们对我的意义,我只知道,只要不下雨,每天晚饭后,必定要去沟渠边田埂上走一走,才能安心,才是一天有了完美的收尾。去看一看昨天看到的草花还在吗?今天又出来新的草花没?如果发现一棵没见过的野花野草,会激动得跳跳,赶紧蹲下细

细察看,还得百度识别名称、作用。我用自然光线拍摄,用闪光灯自动拍摄,光线不同,画面质感不同。可能在一些人眼里,我这行为不可理喻。对着田埂上的野花野草拍拍,有什么意思?曾有邻人语带不屑,对我说:“拍拍拍,有什么好拍的。”内心的花园,他们怎么看见?此时不与他们多辨,“夏虫语冰”,无法沟通就不说。还有一趣事:抖音一粉丝私信我,问我是不是经常在外旅游,“你的视频里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我告诉她,我在乡村生活,我的花草都是田地头的野花野草。她很惊奇:“没想到野花野草那么美!”我暗自窃喜,美是因为我拍得

美啊。在我眼里妙趣天成的野花野草,在村人树农眼里,却是祸害,影响树木蔬菜的生长,必除之而后快。站在他们的角度,靠田吃饭生活,怎能任野花野草影响栽种收成?理解他们的行为,但也有忧虑。《寂静的春天》中说,除草剂的使用,可能会破坏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深以为然。现在的夏天,蛙声很少,田鸡很少。去年,周围出现了很多“马陆”,还登堂入室。不知道今年,“马陆”还会卷土重来不?立在田埂上,思绪拉得有点远了。寻而未得,回家。家门口,小黑已伏趴在地上,一副心满意足样。它倒是尽兴而归。幸而,我与它之间,还有一个是乘兴而归的。